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十六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總旨　沈無回曰道章以功德二字作眼目圖伯計功致王以德究之王者之功亦非伯者之所能比　又曰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

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　翼註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斷上是斥伯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

夫子當路於齊四節　翼註曰前四節勿露出伯字方不礙管仲以其君伯句　又曰畏只是不敢忽他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　張彥陵曰兩孰賢都論人品不論事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業之卑耳重功業卑句專指伯業說　楊

龜山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乘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卑不足道　按註以曾西為曾子之孫誤據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子子夏以詩傳申左丘明作傳以授申曾西之學於是可考又楚公子中亦字子西則曾西為申無疑　翼註曰不可說曾西不為況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淵

源意　又曰言管仲以該晏子

管仲以其君霸節

以齊王由反手兩節　張彥陵曰德兼政教說大行即

上洽字意　四書脈曰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不重

武周

文王何可當也節　翼註曰朝諸侯即是有天下非既

失而復有之也只是振起之耳　史氏曰孟子謂商

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

德澤愈未易衰況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賢夾輔故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武興起之難耳皆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 張彥陵曰故家以勲舊言遺俗以治習言澤之在下者流風以脩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 又曰微子微仲比干箕子是貴戚之卿膠鬲是異姓之卿 時勢二字雖在下節然此節點出亦不妨淺說講此節明說以時言之以勢言之云云 四書脈曰文王猶方

百里起此百里亦是商家之地與民也

齊人有言曰五節　張彦陵曰夫徳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鎡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哉蓋為有知慧有鎡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鎡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把徳之流行說出来　四書脉曰徳行原是速的如文王之百年未洽非徳行之不速徳之成功不能速也　顧麟士曰古人馬必駕車馬遞騎置之說恐亦是漢以

下事殆不足據麟士此疑雖是然亦安知古人於驛不獨騎馬耶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總旨　賽合註曰養氣章時說並以知言養氣為主却未是通章還以不動心為主心者功業之本故大功業皆從心出若平日所養不得力則遇事時縱有旋乾轉坤大事不免此心忙錯要須整齊安排孟子不動心全是平生學力已到心體力量已沈隨手應去直做到底更無退縮屈餒之時

全是以理内主即夫子一貫之妙也　張彦陵曰通章以不動心為主知言養氣為目願學孔子為宗

王觀濤曰在必從吾言斷上是言已不動心之學異於告子者在知言養氣二端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不動心之所自来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便埋願學根脚後段堯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　陸聚崗曰通章把一心字為綱知行二字為目而以理字為主　湖南講曰孟子學問還在存心

養性上養氣原不是上乘功夫　大全辯看養氣章多祖陽明而排朱註最謬

夫子加齊之卿相節　當大任只是平常應酬一般方是不動心註恐懼是埋養氣根脚疑畏是埋知言根脚　湛甘泉曰天道常運而不息人心常活而不滯而云不動心者何也常活而不滯者人心之本體動乎自然者也四十不動心者不失其心之本體而能不動乎勢利者也是故知常動之體然後能不動乎

勢利也

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節　四書脈曰是不難謂不問其所以不動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即告子亦先我不動心　翼註曰先我是不待四十

佐案曰提出告子乃賓主相形法北宮黝孟施舍賓中賓也曾子主中賓也先完賓中賓主中賓纔及正賓正主且先叙告子而後自叙到後以未嘗知義結最有次序　張彦陵曰按不動心便是勇故下文

以勇字發明不動心之道

不動心有道乎節　張彥陵曰有字虛說　許白雲曰有主二字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為主孟舍以無懼為主曾子以理直為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告子冥悍強制為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黝之養勇也節　翼註曰北宮黝節一步進一步看　按翼註與東陽許氏合最明麟士謂自不膚撓至不受於萬乘之君是彼不可加於我之意視刺萬

乗至反之是我必可加於彼之意此不可從蓋不受内已有我加於彼之意也　賽合註曰要模寫他必勝意蓋膚撓目逃非勝也不撓不逃便是必勝處受挫不刺非勝也不受必刺便是必勝處惡聲不反非勝也必反便是必勝處　按李九我曰其膚挺然而不撓目凝然而不逃此說亦不是只依麟士解方得賽合註謂此說於必勝為主意不襯貼是也　褐寛博只是一件蒙引已明然蒙引又云褐寛博是兩般

不是裼衣寛大也則自相背矣只從其一件之說為是　講意曰視刺萬乗若刺褐夫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意在必勝視之若無難耳須看一視字此正眇視諸侯處故遂接以無嚴諸侯云　四書脉曰視刺三句正不受萬乘之事刺萬乘只是設言無嚴諸侯卻是實說看一思字視字正摹寫他意在必勝光景即下節舍之言亦是想像他無懼為主而代為之語耳惡聲之必反之大全蒙存翼註脉俱無裼寛博萬乘說

獨淺說單指萬乘言不可從　吳因之曰黝二節不是實叙當時行事實叙當時口語是極其形容話頭的說話此時猶未戰也亦尚未嘗不勝量敵慮勝正孟施舍之所養勇也節　張彥陵曰視不勝只是逆料與視不勝猶勝相反末二句又是自解其視不勝猶勝意蓋心主無懼便儘力向前雖不勝亦無悔也不可泥註遂把猶勝作無懼說　此註是倒釋體須辨

彥陵又曰進是往與之戰會則已進而戰　吳因

之曰孟施舍節是想像他無懼爲主而代爲口說如

此

孟施舍似曾子節　翼註曰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

二字彷彿相視非真可同日語也　賽合註曰似只

似其氣象斷當依註以人已相似言之新說謂子夏

出見紛華而悅悅在外者也黝務敵人敵在外者也

此所以相似此說斷不可從　四書脉曰未知孰賢

直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賢者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節　翼註曰自反不縮不過設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理直氣壯一邊勿以善藏其勇善用其勇乎對　又曰往而敵之如以一是矯衆非以一正抗衆邪之類　睡菴謂自反指平日所為言非臨時也按此亦小誤自反只指臨時但本於平日所為耳　四書脈曰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臨敵時視縮不縮為勇怯若既自反不縮安得為大勇　宋羽皇謂徃千萬人之勇易見惴褐寛博之勇難知此

邪說斷不可從　鄒德溥昔者曾子二節文曰當其惴也以理自裁君子謂其能養勇當其徃也以理自壯君子謂其能用勇　按此即宋羽皇之說似亦於義可從己酉四月　大全辯維立陳氏曰惴徃都是勇不徃處正是千萬人不敢撓的精神蘊蓄處　丘月林曰大勇只末二句見之或以吾惴為能怯吾徃為能勇總為大勇未是　陳氏又曰曾子孟子養氣大關頭常恐有不縮處不得於心處不慊處行不義殺不

章處若云知言養氣更無不得於心不得於言之時是欲擡高聖賢失却聖賢側身改過大旨　李毅侯曰問此處專言養勇與養氣相關遺却知言意何也曰知言養氣是一事葢必明乎道義而後能配乎道義則知言自在養氣之先也

孟施舍之守氣節　吳因之曰說守約處全要緊根反身循理意葢理者至當不易隨他天翻地覆古往今來更摇動不得曾子一以是為主則是心中所見與

其所執持已把握那萬變不揺的物事了疑惑何由起恐懼何由生雖當大任何由動心豈不獨得其要言外便見得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此正其道而凡不動心者當以此道為準矣　翼註曰此不如是相去霄壤意　附四書家訓曰舍之守氣亦是心上守但所守者心之氣而非心之理終著力把持終震撼得動安得自如何如以心順理只顧自家理之是非其中豈不凝然貞靜耶　右條與予舊歲所見有不同

者姑附於此 壬寅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節 李衷一曰告子初間用工夫猶見有不得便猶心動因此遂割絶使一理俱不出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矣到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的不動心 湖南講曰告子説義外是將言與氣都看在外邊的 吳因之曰告子主意大段與老莊虛無相似一味都撇開不令擾亂吾胸臆 袁七澤曰此心寂靜活潑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 告子

之病正在强認志氣合一故孟子分别言之耳蓋志氣合一乃從容中道之候告子陽明起手就要如此所以成其告子陽明　翼註曰夫志氣之帥也以下俱見得氣不偏輕之意以正其勿求於氣之非抑揚重氣邊看　四書脈曰故曰乃孟子云然非古語也
翼註曰持其志兼静存動察工夫暴字暗與善養字反置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　按持志非守其心之謂志可著力而心則自然不持志者乃

是空守其心不知明理以定其志耳　湖南講曰志可著力而心則自然告子恐動心亦未必去持志

四書家訓曰持志非存心之謂也心有所之當敬謹操持不可妄有向往　右一條與予舊歲所見有不同者姑附於此　右據家訓謂持志非存心然則竟將持志作知言看似亦直捷可從壬寅四月　翼註曰理學諸公都説志氣非兩物持志之外别無養氣底工夫然玩白文口氣不如是也蓋人未有不持志而

能言無暴氣者亦未有暴其氣而能收持志之全功者故對舉而互言其義始備　大抵持志養氣合言之則是一件分言之則是二件亦如明新知行之可分可合也　朱子小註講持志無暴其氣俱以喜怒為說葢喜怒哀樂有在志者有在氣者　徐儆弦曰無暴其氣只是不斲喪他使之盛大流行如所云愛養精力不殉欲忘生亦無暴氣之一大端也　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足要重立要端以至作

事有節皆無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是暴其氣也　翼註曰不可說告子能持志但不免於暴氣蓋勿求則氣暴矣氣暴則虧持志之全功　按翼註不說告子能持志亦不說告子不持志只說暴氣則虧持志之全功最是　吴因之曰或問黝舍既是守氣似非勿求於氣者有合無暴之旨否曰黝舍全靠血氣用事不勝其剛猛暴戾之極此正所謂暴氣可見暴氣亦不同如告子不理著他固暴也如黝

舍把來壞了亦暴也勦舍告子總是一個圈子　又

曰此氣與上施舍守氣之氣本無兩樣然此處作好

看施舍作不好看何也蓋氣必與理對施舍所守全

不顧義理故作不好看若論氣則均是體之充豈有

不好者哉

時説俱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而不管外面之

差失因目為禪定之學者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

以為應事之本蓋亦陽明之學也然既不能知言養

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然彼終欲固守其心也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寘然悍然而已以寘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亦為介甫之執拗而已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朱子以論性數章為勿求於心之驗此亦就其為介甫之時言也大抵陽明天資髙故但守其心而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為介甫之執拗矣　然則學陽明而不成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

曰又不然也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為委靡矣大抵學陽明之學者強者則至於拗弱者則至於靡　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為老莊禪定之學蓋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夫志以下是說志氣合一蓋志之所在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故陽明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

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為告子也與

黄氏洵饒謂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非也勿求於心自與知言相反其所以勿求於心者是欲固守其心也正是其持志處但究其實則告子所持之志乃冥然頑然之志非真能持志也不可專以勿求於心為不持志　然則黝舍亦可謂能持志乎曰黝舍只知有氣耳蓋黝舍者任氣者也告子者

任心而亦歸於任氣者也任氣者心為氣使者也任心而卒歸於任氣者欲以心制氣而不知心反為氣使也故黝舍告子者自以為其心不為天下所動而不知已為其氣所動既為其氣所動則又烏能真不為天下所動也以上五條己酉另錄出末條稍改

既曰志至焉節　按志壹二句唯蒙引存疑淺説兼善惡説大全説約俱無明文因之及賽合註亦與蒙存同其餘講章則謬看者多矣

敢問夫子惡乎長節　徐懋齋曰因善養纔見浩然不然則只是體之充耳甚至暴之則充於四體者且為血氣為客氣為游氣　按蒙引曰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為二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敬以持志者在愚謂知言養氣內皆有持志者在不必專在養氣內黄氏謂持志工夫簡而易明故不復更言極是然亦須知是告子之所粗明故畧之此條與己酉所見不同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節　焦漪園曰難言不是真無可言者學者須工夫到頭方此氣充滿方識得此氣方可與他言稍不到頭縱與他言亦不省得故難言二字謂須是實體而自得也　丑先問氣者只依註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大全朱子有異說不必從

至大至剛節　賽合註曰至大至剛是狀浩然之本體要本源委說來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有生故其為氣也至大至剛至大至剛便有塞天地之氣象

了　四書脈曰直養之後不至消爍其剛大的本體則吾與天地之氣合一無間自覺得高乾廣坤之内惟吾之所運量卷舒而無處可以限我無處可以屈我故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把吾身之氣去充塞之也塞天地只復得此原初剛大本體勿說到彌綸參贊處恐涉功用上去此孟子就難言中指出浩然體段直見得人身與天地一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孰信得乃所以為難言也　翼註曰直

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　按合言之則
一意分言之則是二事集註乃是分言之下文集襲
及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俱可分合看　劉上玉曰以
剛大塞天地明浩然是本意則以直養只現成帶說
如何用功以直養之自在下集義有事方著實言之
凡言體段者固兼體用在内與體用之體不同然
如此處以剛大之體段對下文配道義之功用看則
亦與體用之體不異矣但輔氏舉體該用之說則殊

謬宜為蒙引所駁也

配義與道節　翼註曰體段功用意亦相承配道義在直養無害之後　又曰配義與道在作事上看　張彥陵曰配訓合而有助單重氣一邊　賽合註曰此餒字就配道義處言下餒字就初養時言所指不同

四書脈曰配義節是言氣之作用處氣養到復了塞乎天地本體遇著當為的事便配道義發出来使無是塞天地之氣則不能配道義而餒也豈得稱剛

大須知配道義正是塞天地之實用處非塞天地之外又有配道義也　又曰平日直養無害未感時道義已渾然全於此膽魄中到遇事時此道義奮迅激昂自然益加百倍非氣之助而何　按未感時一層當補在配字前不可以上節爲未感此節爲遇事也

四書家訓曰配義與道亦從直養得来但亦不重養成上只是見浩然中溢發之妙耳　吳因之曰配道義者氣足以輔志次足以輔至也無是餒者氣不

足以輔志次不足以輔至也　按配道義不可專謂是輔志然輔志實在其中蓋有氣則知言持志俱能見功也　咸符升配義與道論云未養之氣氣也分乎理者也既養之氣氣即心也合乎理者也　又云設使吾心徒有是理而無氣以配之將必寂守之為枯槁冥索之為空虛是則告子之治心而已矣設使吾身徒有是氣而無理以配之又必至於馳騖為大鹵莽為剛是則北宫黝孟施舍之養勇而已矣　道

字蒙引朱子以統體言存疑以在物為理言存疑較長　壬寅七月讀割烹章存疑乃知所謂在物為理者即是和順於道德之道也然則朱子蒙引存疑本同一說所謂以統體言者即指在物為理者也　順治丁酉浙江配義與道王遇璺使徒言其量而不知天地所以精氣之由與氣所以見功於天地之實則浩然者終不可窺　氣非浩然則義與道雖留於天地而莫為之助則道義亦止在天地而不在吾身惟

直養者一端之道義即有全體之氣以應之故自有氣而道義遂見功於天地氣非浩然則義與道雖載於吾心而莫爲之輔則道義亦隱於吾心而奚裨事業直養而無害者一息之道義皆有生乎之氣以貞之故自有氣而道義克廣效於吾心　又顧嘉墨氣與道義共進而有功於志　氣與道義共進而藏用於心

是集義所生者節　王聖俞曰論養成之後氣固配乎

義論始養之時氣實生於義故又曰是集義所生者

朱子曰首二句根上来的是字與非字對集字與

襲字對取字與生字對此段大全似勝之　賽合註

曰集義猶云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此解甚明

新説集義云者是集在義上猶言即乎人心之安也

不訓積善義不在事此説詭異斷不可從　徐岩泉

曰氣本完具於吾心不待生也此生字對餒字説非

吾心本無而忽然生出也　王聖俞曰生字取字亦

自分曉生如自根生幹自幹生枝取則是強拿他來的　冉永光曰義襲而取註曰只行一事偶合於義諸書有謂即在行此一事上襲取有謂在行一二事後襲取看來即在行此一事上為捷也　愚按二說當兼用為是壬申四月　宋羽皇曰襲是義在彼而掩而據之爭以為名執以取勝認假為真亦是可生可死可以服人而神明終不自得也　按宋說不是依此說則是以襲為假託矣甲寅七月　張彥陵曰

行字屬氣有不慊於心即是不得於心即所謂氣壹則動志也不説不合於義而以不慊於心代之者又因以起下文告子之外義耳然此處且未重在心只重義上　又此節自則餒矣以上雖有義内意然却是賓故行有不慊於心句重在不慊於心要見不可不慊於心也我故曰以下則又以義内為主而義以生氣之意却補在言外故字承上行有不慊於心説来也反重在行上見行之得失係於心之慊否而要

求慊於心者必須行皆合義也　又曰則餒矣下過至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蒙引用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昭昭矣此即註然則義豈在外哉一句意也單承行有不慊於心六字来存疑謂其遺了氣之充餒一截固是然玩註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一句則氣之充餒意自補在以其外之也下原是無漏也總之此節自則餒矣以上是言氣之生必由於義自我故曰以下則言告子既不知

義則自不能養氣矣　又我故曰三句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　告子既不知義內則無論其不求於氣也即使知求於氣亦為黝舍之守氣耳豈所語於浩然哉　吳因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此不重斥告子之非只重吾人當以告子為鑒決不可以義為外而自懈其集義之功亦猶下節舉宋人只重當戒宋人而自防其助長之害語意一樣

必有事焉而勿正節　沈無回曰必字是承上文之詞

言必也如是而後為集義耳若有事焉上著一必字即是正助之病　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句心字亦不重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行事上著力也時文重拈心字者非雙峯謂忘便是不能持其志者亦非　時說又謂離事求心便非聖學故曰必有事焉此說雖合於理然本文事字却非行事之事只是以此為事之意乃虛字也其曰勿正者聽氣之自生而不欲以心期之也曰心

勿忘者惟知從事於集義養氣而不欲獨任其心也盖此是言集義養氣而非言持志也　李毅侯曰正則必忘忘則必助是一箇病痛如告子平日不知集義是忘到臨時義襲暴氣却又是助　賽合註曰助根正來故下文只言助長之害而含正之意在其中宋人閔苗便是正揠之便是助天下句借苗言氣謂夫天下之養氣者義未集而先以期必氣未完而先以助長求其不以助苗長者而

助氣蓋寡矣此其心得無以助之有益而無害又得無以助之猶愈於舍其所事不知以為無益而又害之也云云　顧仲恭曰正忘助三項人俱是求於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恐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世人强把告子扯入助長内有何相干

按此雖駁得是然余前説頗精　吳因之曰趨視而苗已槁言不待久也已在趨上見槁之速意

翼註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指養氣言

張彥陵曰不耘苗是忘也　析疑曰不耘苗亦是做過工夫的人非無苗也但不耘耳　告子始也任心而不求氣是不耘苗者也既也任心而卒歸於任氣則是助之長者也但此處只重在助長一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存疑說雖明實然淺說尤

周容　張彥陵曰此害字正與直養無害害字相應只就當下見之不必說到任事上　吳因之曰孟子助長之戒深造以道之說便是繫辭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一段議論聖賢說道理說為學前後只是一派　又曰須知至大至剛四節或言浩然之體段或言養成之功用或詳善養之功夫只完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句

按此則至大至剛四節俱宜就孟子自家身上說為是

何謂知言節　吳因之曰連舉詖淫邪遁者見憑他千般說話皆不能逃吾之鑑　四書脈曰詖淫雖偏見

猶依傍名理及其陷溺既久純是一片邪說畧無依稀近似矣　張彦陵曰四言皆談道之言四病皆見道之病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止以空言惑世實欲主持世教然毫釐之辯若不從根原處討個分曉世必以為確不可易之論而見之行事其為害不小矣知之便有以息之距之放之使邪說者不得作直是孟子承三聖作用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言之病皆由於心之失則所重在心矣然須知此處

孟子之意不是欲人守其心乃是欲人求其理於心耳若守其心則即是告子之勿求於心矣

宰我子貢節　直解曰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子閔子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則言語德行都兼有之　附蒙引曰問善言德行是亦兼言語德行而有之乎曰丑之學識粗淺蓋以為只是善言德行而已不能善說辭也以此當孟子之善養氣若以理言則實是兼言語德行然公孫丑之見不及此也　按

蒙引原有二說此說雖似優然玩下文具體而微句則丑非見不及此者也故不敢從曰然則冉閔已兼有說辭矣又曰孔子兼之何故曰丑之意以為冉閔顏子雖兼有說辭然終是德行多故只以當孟子之善養氣耳　賽合註曰辭命命字即為命之命不必分文辭命令　張彥陵曰以辭命人故謂之辭命吳因之曰夫子既聖之言非如下節子貢真見孔子為聖而以是稱之只是說夫子勇於自任如此豈不

既聖矣乎故我於辭命則不能句正照孟子勇於自任意不可輕看註中兩自謂要重看　四書脤曰此是推尊孟子勿云過於自任　按二説不同睡菴為長但丑之推尊亦非如子貢之真見只因孟子自任而因以推尊之耳

惡是何言也節　翼註曰即學不厭見聖心之明通即教不倦見聖心之公溥不是由不厭不倦而造於仁智亦不是由仁智而後不厭不倦　按翼註説得固

好然依愚中庸自成章解即作由仁智而後不厭倦亦似不妨姑俟再定　睡菴謂養氣得孔子之仁知言得孔子之智者非也此仁智既分貼教學則與他處作知行看者自稍别安得以知言養氣貼之

昔者竊聞之節　論語喟然章註明謂顏子已到大底地位了此節註又謂其未廣大何也曰論顏冉之詣皆可謂大矣但未至於化則其所謂大者猶有盡也故白文謂之微而註以未廣大貼之耳不可竟謂其

末大也

姑舍是節　翼註曰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法貴上意

不可貶了諸賢

伯夷伊尹何如節　翼註曰不同道且虛下面是清和

與時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要與不動心相關蓋

仕止久速一聽於時此心常如太虛而已無一毫芥

蔕便是不動心源頭　湛甘泉曰孟子生平得力全

在知言養氣而本之願學孔子願字要看大凡戰者

得地利則勇自倍眺者登高阜則望自遠故特學孔子之志者氣乃得所養而游孔氏之門者詖淫邪遁自難為言也學者未發此大願而察察然求言之知求氣之養者吾弗之知矣　賽合註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句要渾融不要說三子不及孔子碍下班字只說孔子之道乃吾之道所願學者在此若夷尹則與我不同道矣是亦在所不處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節　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

皆古聖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從顧學孔子來

張彥陵曰未有孔子不是説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

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

賽合註曰未有孔子含下宰我曰三節意在此當以

道德事功入講　按賽合註最是蓋此處説得虛所

以又有敢問其所以異一問　附淺説曰蓋自古聖

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全乎衆理有德極其全

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

一人而已　按淺說便說得實了

然則有同與節　賽合註曰然則有同節輕輕看重在後面上　吳因之曰得百里二段是形容德之盛與心之正非正指其德與心也　張彥陵曰上二句論力量下二句論心術相承說是一事然行不義殺不辜却是推原其心如此然虛齋以假使二字作轉語最妙　徐自溟曰於有為處見有王之德於不為處見無伯之心　德之盛德字即大學明德之德以其

為事業之本故曰根本心之正心字即大學正心之心以其為明德之一節故曰節目

或問其所以異節　直解曰丑又問夷尹之與孔子其根本節目之同則既聞之矣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　四書脈曰敢問其所以異句是從生民未有句生來　洪覺山曰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止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語使人大著眼目自思得之　翼註曰只重智足以知聖人下句反言意

輕

以予觀於夫子節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三子之語前畧後詳雖同為尊聖初無淺深而孟子位置諸語實有互相發之意夫以成敗論人無不軒堯輕孔宰予獨謂孔賢於堯舜此見既定方可與論聖故先宰予然言出宰予又無事實將不免阿私之疑至子貢差等百王則事有據而言有徵故次子貢然又恐人視聖太高不可學而至惟推本於民然後知孔子非有

異於人人自異於孔子耳故以有若終之

見其禮而知其政節　見其禮二句朱子謂是大槩說蒙引存疑遂皆含孔子在內殊不是麟士得之　翼註曰政德與其人俱往禮樂則流傳於後世者禮以飾政故見禮有煩簡則政中之質文可知樂以彰德故聞樂有美疵則德中之性反可知　存疑謂凡人見於身者禮度可觀則設施之當人心亦可知也但此語本意是指王者言最明然則蒙引謂但其發於

辭氣之間音吐洪亮而氣調和平則其所存斷然可知亦然也　存疑謂德須兼功說極是蓋依上節事功例也蒙引疑此說殊不是　看来德兼功說而其意反重在功也或即以此德字指功及物者說亦髙賽合註曰重德政不重禮樂　吴因之曰生民未有不重百王賴之以傳謂夫子斟酌其禮刪定其樂有以垂法萬世不但如前王之德政僅行一時而已豈惟民哉節　張彥陵曰豈惟民哉喚起含同類意然

說個類正甚言其不類　王聖俞曰類以有生之初言萃以有生之後言　四書脉曰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不是兩平語出類云者同得理以為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為形而獨能踐形也拔萃云者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高乎一國在天下高乎天下也　未有盛於孔子只依淺說云是出類拔萃之尤者不必云出乎羣聖之類拔乎羣聖之萃然兼說似亦可　吳因之曰謂未

有功於孔子者蓋其立言垂訓爲後來凖則使萬世而下得所依據以各踐其形各盡其性凡後之踐形盡性以稱聖於天下者皆夫子之功之所貽非特如羣聖之出類拔萃只了得一身一時之事而已故以爲獨盛子貢德政盛於百王意亦如此　又曰三子論聖俱不直就孔子説必把堯舜百王來形容者蓋不如此不足以見其事功之獨盛耳然所謂事功不重紹述往聖之功全重垂憲萬世之功三言皆當以

此意體會要之此意孟子所謂生民未有中已該得了但丑不悟而復問故如此申說明白耳　敖龍峰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别孟子備引之無非見其異於夷尹而表巳願學意不必泥某說事功某說道德

以力假仁者霸章總旨　翼註曰舊說上節言王霸感人有誠偽下節言人之應之亦有誠偽也近見一說云下節即足上節之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云能不待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云云又

何待大哉此見甚高　按翼註後說即蒙引之說也
四書脈賽合註皆主之其所謂舊說者則存疑
淺說皆主之當以蒙引為主
以力假仁者霸章　惟適張氏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字
連上為句不可於者字一讀此是從成伯後推其所
為皆假仁耳若謂以力假仁可以霸則是敎猱誨盜
矣語意離合間便有天淵之隔讀者不可不慎　大
全辯中洲金氏曰王霸二字是定其人品之誠偽非

論其王天下與霸天下之功業也　張彥陵曰仁指及人之澤言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霸王字定其人品不作事業看　翼註曰仁字主事功說德字在心以德行仁即是以天德行王道也　輯語曰以德行仁是一滚出來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著假矣

仁則榮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榮辱之機自人心之仁不仁決之人心之仁不仁又

自間暇時決之孟子提醒世主處全在及是時三字

上

仁則榮節　張彥陵曰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上看榮即人畏辱即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求意

如惡之節　張彥陵曰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竦動他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德賢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　翼註曰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註正君善俗脩政立事且勿露出蓋

此即下明政刑事也　賽合註曰位輔弼之位職庶司之職　彦陵曰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　大全辯或曰戰國所謂閒暇時搶攘暫息無敵國外患耳說持盈保泰者誤明政刑必須反其平日所為宜切戰國時勢言　須知及是時不特閒暇時方有即貴德尊士內亦何嘗無

迨天之未陰雨節　張彦陵曰迨字正與及字應　翼

註曰知道是知治國之道但意在下二句且慢說

又曰能治其國家要見未然之防意方與詩應

今國家閒暇節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兩節　張彥陵曰以其防於未

兩所以得福以其怠於閒暇所以得禍可以明自己

求之說　吳因之曰講自己求須切未雨閒暇意乃

是若泛泛說個自己求便非旨　魏莊渠曰人之禍

福定於有生之初合下禀得福厚的因為惡減了些

分數禀得福薄的因為善增了些分數皆不可知又氣化有盛衰彼小人有僥倖獲福而免禍者此特一時之變久之必復其常古語云天網恢恢踈而不漏諺云天有記性無急性其言皆是至理　人莫不以顏子之貧夭而疑其福之薄然安知其非增至於此莫不以盜跖之壽終而疑其福之厚然安知其非減至於此

尊賢使能章總旨　張彦陵曰五悅字與願字相照顧

字生於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為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

尊賢使能五節　正德庚午程文云衆賢之中有俊傑焉乃德之異者也衆能之中有俊傑焉乃才之異者也　四書脈曰悅與願皆以心言未便立其朝　張彦陵曰市是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官為之者　沈無回曰言廛而不征則法在内言法而不廛則不征在内　彦陵又曰問市一耳廛與法何以異

王荆公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　此說與蒙引不同似亦可兼用

治市之術有抑有勸廛與法抑之之術也不征不廛勸之之術也首句是於其盛時而勸且抑也次句是於其衰時而勸且抑也合二句看則是權其盛衰而為勸且抑也不可謂盛時專主抑衰時專主勸

王麟洲曰大都只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

之心事明曉葢先王節用愛人自助法公田外其餘
不欲分毫擾於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諸法可
盡廢令不得已些須取而推抑之只念念在百姓身
上何曾攙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　丘月林曰就市
中交易言故曰商就市中居處言故曰民　論米廛
而不征之廛承上市字来則專指後市之廛廛無夫
里之布之廛則兼指左右各三區及後市之廛於義
為安然集註於第五節不别解廛義亦槩指為市宅

何也看来集註於第五節廛字亦欲作後市之廛看不兼左右三區言大抵左右三區之廛不過是農夫在邑之里與夫百工營作之所及商賈居停積貯之處耳戰國雖重斂未必槩責以夫里之布惟後市之廛乃商賈交易之所利之所在故當時因而重斂之耳集註定為市宅不為無見存疑得之蒙引謂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所謂願受一廛而為氓者此是廛無夫里之廛後市之廛是廛而不征之廛而疑朱註

之無分别乃回護之曰雖均為市宅但彼是商之市宅此是民之市宅夫左右三區之廛可以為之市宅乎亦附會矣　附翼註曰五節廛字有兩說一說依許行願受一廛而為氓例作農夫之市宅所謂二畝半在邑者也一說依上文例作商之市宅似前說勝

按依存疑則是後說勝也　附蒙引曰夫里之征先王設此本以罰游惰之民非常賦之制也如市宅之民已賦其廛猶為常制今既廛之又令出夫里之

布不以為罰乃以為常制夫曰所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是惟正是供之常法也此所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却是先王所設以警游惰之法非常制也後之暴君汙吏乃承之以為常制之名色遂使民不聊生　按依存疑說則雖戰國時此法亦止行之於商則仍以為罰而非常制也　楊升菴曰氓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　此說自用脩始集註並無此解麟士以孫疏野

人之解為非得之矣而亦主用脩此說則誤也　沈無回曰市廛等在先王之世不過常政戰國行之便是創觀

信能行此五者節　張彥陵曰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不從虛文粉飾惟信可以動人民字包士農商旅仰之若父母從上五願字生来天吏專以征伐言　張賔王曰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　翼註曰天吏依註兼廢

興存亡說而側重廢亡邊如云其有所扶而興存之者固所以奉天命德之意其有所伐而廢亡之者亦所以奉天討罪之意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節　張彥陵曰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　翼註曰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節　李衷一曰看一個斯字何等

迅捷何等快便何煩思量何有停待就是下文之怵惕惻隱其不期然而然火始然泉始達其自然而不容不然亦是此斯的氣勢　又曰以不忍人之心一句只叠上文說下　註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推字與下文擴充意不同此是以由心而達之政言下文擴充是以一端而達之全體言　註似缺擴充一邊者蓋存焉者寡即是不能擴充意　運掌句異註四書脈賽合註俱云不作效說看来此句非效而何

但其所以說此效者乃是言此皆有之心即所以運天下於掌上而天下運掌之治不過滿吾皆有之心非徒鋪張先王之效也此節總不重在先王上　蒙引謂註政事二字衆人皆有不是蓋此章既為諸侯發則不必如此說矣　大全辯少原余氏曰治天下大作用只就不忍一念運旋出來運掌不重易治正形容不忍之心包天地民物旁皇周浹充足有餘不可不擴充意　按此節似與言必稱堯舜句一樣　戊

午五月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節　張彦陵曰令人乍見一句字字有意而尤妙在乍見二字蓋惟卒然而感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曰令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所獨有

萬歴丙午江西傅元範所以謂人至怵惕惻隱之心墨曰吾嘗驗之旦晝之梏反覆而不可執以此觀心且倍蓰而無算者也吾即驗之平旦之復又隱約而

不自持以此觀心是剝復而難明者也則何以謂皆有哉其乍見孺子入井乎　石竹林曰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令人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㸃之欲人因所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　胡敬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季彭山曰內交等本不是惡但從軀殻上起念則已雜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節　焦漪園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不是有四個心　季彭山曰天地之心只有一個生物此心恥未合宜便能羞惡懼有過分便能辭讓虛靈不眛自能分別是非故因論惻隱而併及之　翼註曰非人也不是說名雖為人而實無異禽獸意只是決言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也一例　張彥陵曰只重在情上蓋原情為性之所自出非因情以著性之本體而遂重性也　須知與告子篇不同

惻隱之心節　袁七澤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乎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知有火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故曰端

湖南講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就是那仁義禮智的端此不是把情来證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是端倪見端可以知委定有個全體在内連下文擴充意巳寓於此

人之有是四端也節　附說叢袁七澤曰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為奇特事者奈何不信已有四端奈何以有四端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賊身賊君惡名激他若不信四端皆有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

按依此則此節全是結上文必有意了淺說賽合註似長　賽合註曰首二句結上文必有意以起下文自賊賊君與下節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語意重在

自賊邊謂其君二句帶看

凡有四端於我者節　劉上玉纂語類曰闕凡有此四端於我者不甘自賊察識此心知道如乍見孺子而惻隱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讓是非只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從此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要恁地如羞惡辭讓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之恁地要事事皆然則此道漸漸生長便不能自已若火之

始然便不可遏泉之始達便涓涓流而不息此知擴而充之機勢也　末節知字口氣連下是知去擴充存疑得之淺說將此知字當察識看不是葢察識者只是察識其端又在此知字前劉上王所纂語類頗明　按語類曰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個也無妨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憎面前也是皇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裡又要却說是我且受去莫管

這便是不能充此條似知而不能行然却說是不能充者蓋就萬事上論則一事然而他事不必然是不能充就一事上論則初念然而繼念未必然亦是不能充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總旨　賽合註曰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當由已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節　翼註曰首節是破降才爾殊之說蓋覾矢函巫匠非人品有高下而心之慈忍

頗異可見心非無定惟以習移也　又曰術字承矢
函巫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肆習皆術也不止曲藝
又曰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我仁者
徐自濵曰勿以習為性勿以術移心孔孟吃緊為
人只是一意　巢睫子曰治術不慎則其心便不顧
殺天下學術不慎則其心便不顧殺後世　四書脉
曰慎於擇術是要處仁不使不仁間雜之也下節乃
明所以當擇仁而處之意

里仁為美節　吳因之曰是不智要見不智在不仁之前與下文不仁不智在不仁之後者不同然不智雖在不仁前却非推原口氣言由莫之禦而不仁可知胸中是非之明昧決擇之見淆惟不知其為尊爵故舍焉而勿尊也惟不知其為安宅故曠焉而勿居也豈非不智之甚乎此節只言仁道之大而不可不為至下節方論到榮辱然總之為莫如為仁張本　翼註曰註云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先字猶云第一件

也非先後之先　按翼註最妥了凡駁註云天命之性一齊稟受豈有先付以仁而萬善在後之理蒙引則取小註有是心斯有是形之說而謂不是得仁在義禮智之先俱未安

不仁不智節　吳因之曰朱子曰四端迭爲賓主　張彥陵曰仁義禮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　倪伯昭曰業已擇不處仁以致爲人所役而又引以爲恥與恥爲弓矢者何異只甚言恥必無益

如恥之節　吳因之曰莫如者兩相比較而見其不若

為仁正孟子為人擇術處

仁者如射節　翼註曰射者始而正已既而求已皆由

已不由人之意　又曰由已與慎術亦相應蓋術者

已所自擇人莫之禦　註引由已不由人之言乃是

釋所以正已反已之故非正訓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總旨　吳因之曰聖賢樂善無

有窮盡只管高向上去此處雖不可太分别大小然

由由而進之禹禹而進之舜語意自是如此若只平看便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三節　楊慈湖曰人有過旁人覺知者衆然不敢言者慮其意逆也學者能使人無以意逆憚吾則庶乎善矣　直解曰子路之喜猶見不善之在巳未能忘巳禹之拜猶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人　吳因之曰大抵由禹樂善與舜樂善亦無甚異但由禹多了人巳一層意見大舜全抹倒這意見此

便是大小之别看此三節全將此意理會乃是且如兩下人子俱餽食於父母其一則曰我的東西送與父母其一則曰與父母便了初不認作我的東西是我送的就此兩邊對較則不認作我的東西者真是父母一體之愛油然不容間渾然無二孝子之至也此舜之與善所以為尤大　翼註曰過至大舜有大焉須先贊由禹樂善已不可及了乃大舜有大焉不可先貶由禹　朱子小註謂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

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此恐未然舜禹之别只在人己之見上不在行不行上　推舜善與人同之心其己未善也只知有未善之當舍而善之當從而已不知未善之在己與夫善之當有於己也使其猶有己之見存焉則安能舍之如是也其人有善也只知有善之當取而已不知善之在人也使其猶有人之見存焉則安能樂取如是也不可但云不自滿假若但云不自滿假則與由禹何異哉但其見己有未

善則亦不自滿假之心而已朱子小註及蒙引俱得之但猶未甚明暢予故因其說而暢之　賽合註曰舍已二句正講善與人同註解兩平而以為同善之目目條件也是把二句作二件看然意亦交互上句是以已從人下句是取人為已故下文只承取諸人為善亦盡兩句之意朱註亦自有見新說病之亦欠體認　姚承菴曰舍已樂取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為一方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

乎其舍也又安知其取　樂取內可想見舜之心至

精至一至虛至實相遇以天相通以性壬申　附湖

南講曰舍已是無我相從人是無人相然我相人相

雖空若不空事相所取也不免有礙舜則自耕稼陶

漁做工作以至為帝治天下那一樣不是取於人的

此不是論窮通要在事上看　按此與舊說以境言

者不同

取諸人以為善節　吳因之曰與人為善不是天下有

意為善以求取於舜只是囿於懽忻鼓舞之内者陶鎔漸染不覺意氣踴躍耳始而樂取諸人舜忘人也終而與人為善則人亦相忘於舜矣人已兩忘樂之至也同之極也故曰莫大　如此說亦不妨若說善與人同即兼與人為善意則不通矣　因之又曰凡樂不足以鼓舞人者亦其樂之未至也其曰與人為善只假此以深著其樂取乃虛活形容之辭　莫大雖與大舜有大焉相應然一是說取人之大一是說

與人之大不可於第三節大字內即兼與人為善意

直解曰天下有善的以見取為榮自然益勵於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見取為恥也都勉而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者也　按直解説助善意淺因之説得深然看来似可兼用蓋聖化之及人亦必有淺深也

杜靜臺曰兩個大字一就裕於已説一就及於人説惟其裕於已者大故其及於人者大則下面大字實從上面大字生来　翼註曰君子作聖人看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總旨　賽合註曰此章見君子不為一偏之學　姚元素曰夷以世不足與而明絶之惠以世不足較而姑置之皆持一點遺世之心如世道何學者須識孔孟濟時行道之心始得

伯夷非其君不事節　賽合註曰不受也者二句原其不受之故亦結得上三段意思蓋視之為非君目之為惡人之朝等之為塗炭之浼也　按不受也者二句只結得末段但不屑二字意則上三段内俱有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節　陶石簣曰凡人情事汙君為小官不滿其所願却使不肯展發已能若下惠則惟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而已此在別處是介若此章只見得是和　項仲昭曰惠葢謂世俗昏蒙而直道不足以投其好無怪其遺且阨故遺阨於唐虞三代之朝則可恥遺阨於春秋之季則宜也不必怨不必憫也　徐玄扈曰爾為爾我為我如許分別故見得人不能浼所以能和若只漫無分別放身自隨是箇同

流合汙之人安得謂聖　張彦陵曰由由與偕數句雖槩自處衆言然當時之所以不羞不卑不怨不憫正是此意　麟士謂此條總形容其和不形容其介諸家說頗謬愚謂進不隱賢至不憫非說介而何所謂不自失者亦介也爾焉能浼我哉内亦含介意但其意則重在和不重在介口氣若謂惠之意以為我之和固無妨於我之介也何勿和也

伯夷隘節　翼註曰不恭難體認葢他外雖偕其心則

謂世為昏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思

隘不恭不但以迹論其心固如此　有謂夷惠之

隘不恭隨其所遇之時而不得已也夫茍不得已則

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回護二子不知正不必回護

也　青岩逸叟曰君子借夷以激世可借惠以渾世

可寓意夷惠之中以為世用可游神夷惠之外以為

世轉亦可總之他用他法我用我法此正發明願學

意　陳伯玉曰君子暗照孔子君子不由與孔子自

異逸民同意此章大旨非論夷惠所以發願學之意

蒙引由其清不由其隘之説存疑非之極是葢謂

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何以又云

願學孔子也若改云由其清之得處不由其清之隘

處便不妨　然由其清之得處亦是百世之師章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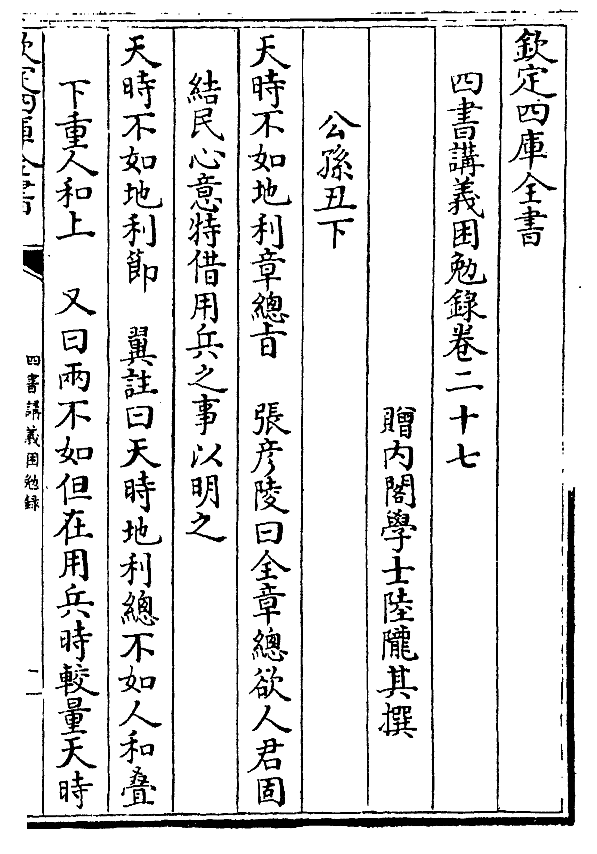
非此章正意也此章只重願學孔子之意玩註自見

大全朱子謂孟子恐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

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亦似有蒙引之病　大全

辯嘉善陳氏曰時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顧其惡也
乃矜憫之伯夷則直惡之而已若將浼焉惻怛儆而
潔已勝也不磷不緇明示入羣不亂之意亦與焉能
浼我相似顧其入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則夷猶
玩忽之而已不必孳孳於成物蓋皆於萬物一體有
未至處是故清和二聖殊病同根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六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七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總旨　張彥陵曰全章總欲人君固結民心意特借用兵之事以明之

天時不如地利節　翼註曰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疊下重人和上　又曰兩不如但在用兵時較量天時

以攻者驗之地利以守者驗之亦偶舉一邊而言
賽合註曰不如要合蓄講若説得實則不消下二段
説話　註孤虛二字大全蔡氏及仁山金氏俱就支
干上看出雙峰饒氏則就五行上看出看來似可兼
用　仁山謂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午未
二字疑是辰巳之誤觀蔡氏一條可見　苻堅伐晉
羣臣曰歳鎮在吳伐之必有天殃苻堅果亡然堅伐
燕亦犯歳而克者蓋堅協衆情而伐燕違衆議而伐

晉也即曰堅雖滅燕而燕慕容垂復興可見歲星之果不可犯也然漢高入關之年歲在東井井秦分也而秦見滅何哉蓋秦為無道歲星不能為福而反為禍也然則越得歲而吳伐之卒為所滅者亦非獨天時之不利也越無罪吳無徳故耳信乎天時之不如地利也矣右輯蒙引

三里之城節

城非不高也節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節　愚按故曰域民節是言人和以天下之所順節是言天時地利之不如人和

徐儆弦曰此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在於得道蓋章旨說要人和處已含得道意人豈無道而能和者觀故曰二字是承接之詞不是推原之詞也　翼註曰域民三句非申地利只以引起人和之不易得耳　淺說以存心以仁制事以義貼得道

翼註曰多助之至不過就其多助而極言之耳非又

出多助外也　張彦陵曰天下順之即是多助之至只見得人心悦服若作民歸説便碍下文

以天下之所順節　張彦陵曰以天下之所順不是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言以我為天下之所順攻彼為親戚所畔的則戰自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章總旨　張彦陵曰此章大旨欲以道德佐其君先以道德自重而譬齊王召巳之非通章重在不可召上湯霍林曰孟子此章辭若激烈然其自

重處都是敬君葢人君富貴已極人臣更無可尊崇他處直須把我仁義輔他做個堯舜的君方謂敬之極以富貴對仁義以爵對齒德非是抵當他的話頭正見得爵在王亦須要我仁義之士輔世長民纔能做到堯舜如何反来慢我要知孟子是敬王之意不是慠王　吳因之曰通章是托疾以辭而又欲自表其辭召之意其立言根子只在以賔師自處上来朱註孟子之於齊處賔師之位數句要看

孟子將朝王兩節

王使人問疾節　吳因之曰孟仲子之對孟子所極惡他的在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二句若趨造於朝及請必無歸而造於朝等語孟子只是不理他便了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節　翼註曰不得已非逼於所要蓋要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強而迫之也蓋辭疾而出弔本欲王知其非疾今為仲子權辭所晦縱不朝徑歸齊王亦不知其非疾而無由警悟之矣之景丑

氏宿亦主悟王說　張彦陵曰內則二句須重君臣邊方是景子本意　四書脤曰君臣主敬又重臣敬君邊　賽合註曰父子非無敬也而所主在恩君臣非無恩也而所主在敬　吳因之曰未見所以敬王景丑原指不應召孟子亦曉得他之所指但彼尚未明露出故佯為不知也者而姑以非堯舜之道不陳應之此猶非通章喫緊要處　張彦陵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作句是齊人心上如此鄙薄其君也云爾

二字讀斷如云這等說起來則不敬莫大乎是　徐儆弦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是下之人不敢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是上之人不敢上不敢召下不敢陳此正是君臣主敬　註敬之大敬之小輔氏以心與貌分貼大小看來大小二字內似俱兼得心貌姑俟再定　總註恭敬亦似不必如陳氏分內外只似互言

否非此之謂也節　張彥陵曰引禮重不俟駕句正明

未見敬王意

豈謂是與節　四書脉曰晉楚之富富字該爵在内

翼註曰仁義富爵還主仁不啻富義不啻爵説不但

僅僅相當而已　張彦陵曰是或一道不是疑詞實

作自重之道看　吴因之曰天下有達尊三一段雖

是推曾子之意却就是説自家了不消更端起話故

下就接以惡得云云　朝廷三句只推明各成其尊

無隨在致隆之意若曰各不相值始成其尊則非達

尊矣　輔世長民在事功說輔世輔翼世道長民長育生民　附賽合註曰惡得有其一二句朱註解云今齊王但有其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徳乎此解何等明白奈何學者全不體認都說天下三達尊齒德二者皆在我齊王但有其爵耳烏得以其一而慢我之二哉非孟子語意孟子語意只據三達尊論道理而齊王之不可召已自見於言表耳　按此與蒙存淺說稍異此似蘊藉姑俟再定　吳因之曰景丑責

孟子不應召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詳明齊王不可召已而我之不當應召無待言矣此處正好得賔師意出若非賔師縱有齒德敢與爵抗乎縱不為管仲何獨不可召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節　吳因之曰不直曰不召之臣而曰有所不召之臣者見大有為之君其馭臣下雖不是泛然不召若有所不可召者則必不敢召致之此正孟子用字斟酌處　張彥陵曰尊則崇奉欽承事

事遵依不敢攙以己見也樂則欣慕愛樂念念殷勤不厭煩不苦難也　胡致堂曰士之不待君之求而登門自獻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可見士必欲君之就見者正欲成就其君處　吴因之曰其尊德樂道二句雖是説賢士自重語意仍歸重在賢君身上言尊德樂道不如此賢士猶以君為不足有為而不肯来輔了為君者豈得少自驕慢焉得有謀而不就乎

故湯之於伊尹兩節　張彥陵曰學而後臣非是截然先後只是所重在學把他做第一件而以委任繼之也學字正與教字對看

湯之於伊尹節　翼註曰管仲且猶不可召主桓公不召管仲上　又曰此章重君不可召臣故不召伊管俱重君言此是正脉　徐岩泉曰孟子既引了成湯與桓公伊尹與管仲恐落了自已地步至此却又别出王伯之佐見已非管仲之比又以終非堯舜之道

不敢陳於王前之意而管仲不失為齊人矣嚴哉
管登之曰古者天子不召師孟子游事齊宣蓋以師
道自處視孔子之歷聘諸侯載贄以求見者則進一
格矣蓋戰國時德固衰於春秋而不召師之氣似復
振何也曰此非匹夫之師道尊乃萬乘之偽節昭也
七雄之中以折節下士致萬乘者四其餘亦畏游說
之口慕下士之風而效尤之智者睹未萌便知秦後
尊君卑臣有君無師之漸從此起矣而孟子正當其

世欲存古者師臣之餼羊以振洙泗一脈夫處臣道者必以事君盡禮為恭而翼飛龍之統處師道者或以重道忘勢示節而冒亢龍之嫌此非孔子之不幸乃孟子之不幸也登之又謂諸侯而至於畏士則坑士嫚士者必相繼而至矣與此條一意

前日於齊章　按此章主全為齊發者偏　張彥陵曰故為兵餽非辞君話是孟子叙事之辭

孟子之平陸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與士師不能治

士章一個機軸提醒他使臣不議其罪於君君不誅其罪於臣然後其言可入也

孟子之平陸節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三節　張彥陵曰前二節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後一節諷齊王處直欲其行興發之大政以濟溝壑流離之民非徒傳罪己之一言而已惜乎無改悔之實孟子望齊之意孤矣

孟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章　賚合註曰上二節蚳鼃

感孟子之諷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聽命於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

孟子為卿於齊節　南軒謂齊王不欲以使事煩孟子而使驩治之若即以大註有司指驩固不是矣即依蒙引謂其各自為說非以有司解驩亦非也蓋凡出使者有正使必有副使此是常例非齊王為孟子創設也　張彥陵曰反字中煞往字意　翼註曰與之

同使不惡也不與之言嚴也　成王紘曰言亦何不可但小人窺君子未有不自言始者故孟子慎之齊卿之位節　輔氏謂若事有不治則亦須與驩言此亦孔子與陽貨言之意也蓋孔子之與貨言也是與塗人言也非與貨言也孟子之與驩言也是與輔行者言也非與驩言也　程竹山曰弔公行之不言不私言也故謂不當言而斷於理弔滕之不言不公言也故謂不必言而斷於事總都是托辭　王陽明曰

聖賢待人有時而委典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孔孟於羣小渾然不露圭角者正是不使他為小人耳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總旨　張彦陵曰當時墨氏教興世風趨薄葬親之禮或多不循其制木若以美然疑其過厚而徒為觀美隱然有惜物儉親之意不知人子無窮的念頭特借此以少伸其萬一耳　須知此心原無盡時然後二字極有意味說到盡於人心處則凡可以用

情者宜無不為之矣古者四節段段破他太美之疑

意都重在盡心上

孟子自齊葬於魯節　翼註曰止於嬴勿作觀望說只

是回顧丘墓餘哀未忘不能遽前意　註以董治解

敦字𪊧士引詩王事敦我來証按詩註敦猶投擲也

如此則與上文使字有碍愚意此句是使虞分派匠

事之意如此則與註董治及詩註俱合矣

古者棺槨無度節　翼註曰人心是人子之心非他人

之心

不得不可以為悅節　四書脈曰何爲爲字要分曉言為無財耶抑爲不得耶

且比化者兩節　張彦陵曰人皆欲自盡此心而吾獨不以此爲恔乎對人而言之曰獨與吾何不然相應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總旨　張彦陵曰此章當以天字為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揖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

致燕之畔孟子説燕罪可伐又説齊非伐燕之人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與齊此處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

沈同以其私問曰兩節　上節註只以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爲説張説雖非註意然自不相妨葢以下節天吏照看也翼註四書脉皆從之　伐燕考見前齊人伐燕章

燕人畔章總旨　張彥陵曰齊之伐燕所謂乘人之危

不仁致人之畔不智王之慚於孟子此正愧心之萌
陳賈乃逢其惡舉周公来比不知公與叔係兄弟至
親便有不容逆料其畔的心腸若齊王之與燕人則
不可同年而語矣隱隱照見公之過是宜有的齊王
之過是不宜有的又安得援周公為解　下文賈之
所解只在不智以王之所慚在不智也何以知王之
慚在不智以其慚於既叛之後而知之也
燕人畔兩節　賽合註曰賈之言雖並提仁智其意重

不智一邊蓋緣當時議王併燕爲不智賈以齊當取

燕之時豈知今日燕人之畔亦如周公使管叔之時

豈知後來以殷畔乎　吳因之曰孰仁且智且字與

養氣章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且字不同既聖處且字

是仁智並說此處仁且智則倒重智上下面知而使

之是不仁也亦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句

周公知其將叛而使之與亦只相形引出不知也句

陳賈主意全認定不知一邊蓋欲以周公不知而使

管叔解釋齊王不知而取燕耳　又曰仁智周公未之盡句要以不知為主說況於王乎句亦須重不智一邊乃是論齊事本旨見而解之言請見孟子而以周公事為王解之也

見孟子問曰節　四書脈曰不知也句云誤使之只云事變叵測雖周公亦不知其將畔也有過指不智且字見公且然下於公者可知　賽合註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便有他人之過則不宜意　蒙引謂不智

是過若不仁則不止於過也此說亦甚拘　此章論
周公事專以使管叔說不必牽誅管叔說大全有論
誅管叔一段當刪
且古之君子節　翼註曰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末
段人皆見之固不肯爲之辭更也人皆仰之又不必
爲之辭如此云與下面有情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總旨　翼註曰首二節婉答齊王
見行道之心也下面深拒時子見守道之義也　張

彦陵曰全旨重市利二字看齊王留之之詞與處之之法全無好賢實用只以利留孟子而時子陳子俱不悟其非君臣師弟之間有市心矣故孟子詳以利之一字曉之而道之行不行俱置不論

孟子致為臣而歸兩節　四書脈曰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見無枉道之意固所願者出於愛君之誠見有行道之心兩句俱承繼見來

他日王謂時子曰節　按存疑謂他日王謂時子見孟

子欲去時齊王不曾留一時去未成到他日齊王見其未去而為此留也其留之不誠亦可見矣不能行其道而欲留之為矜式義既無謂況又不誠乎此說非也前此不留他日留之安知其非自悔自艾而謂其不誠乎但觀其詞絕無悔過不安之意則可知其不誠耳不必在他日字上穿鑿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節　按或云時子知王留賢之意不誠欲傳命不可欲不傳命不可故姑因陳子

達之以塞責則看得時子是奸猾之人徐中楫云欲
其言之易入而早圖之也則看得時子只是一個庸
碌之人皆從所以因陳子處看出然庸碌之説平正
可從
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節　賫合註曰我雖欲富亦不
為也而况本非欲富者耶如之何其可復留也不可
留而留是不得於十萬而又求得於萬鍾此壟斷之
為季孫之所以譏子叔疑也　按淺説謂註中又有

難顯言者一句不粘著義不可以復留一句意故下
一個又字若是道不行而義不可留則顯言之亦何
妨此條甚拘
異哉子叔疑節　按蒙引謂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
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已指子叔疑此條
非也蓋叔疑事乃實事豈可用如使口氣愚意上使
字乃國君使也不然則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此
句乃是泛論叔疑事當補在言外則又不得謂已指

叔疑也俟再定

古之為市者節　翼註曰子叔疑是客賤丈夫是客之客　孟子之於梁也始見即黜其言利之非於齊也將去必自表其無欲利之志其於利之一字嚴哉

有欲為王留行者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重在無王命上

孟子去齊宿於晝兩節　翼註曰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

客不悅曰節　李衷一曰兩無人之人正暗斥留行者言這一人留子思卻承繆公之命來道達誠意故子思為之留這一人留泄柳申詳雖無繆公之命然不向泄柳申詳自敘己留意卻從繆公稱道調護故泄柳申詳為之留今既不承王命來留又不去調護王側徒走在吾面前空把己意代王說殷勤耳何益之有據孟子責備他意思還在無王命上　張彥陵曰看泄柳申詳三句要看得好非謂二子之賢倚君側

之人也二子當時亦只見魯君信用他故樂為之留

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魯君親之信之

則以有人耳闕

一則君使人留賢一則人勉君留賢皆非闕

留者闕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節　賽合註曰長者句須承

上云古人之留賢皆出於君意之殷勤未嘗以巳意而自留也　繆公本自能尊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留行者之不及子思曰繆公自能尊子思則不待維持調護也齊王不如繆公則必待維持調護之而後可故為客計者當以留泄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之事上文所以必帶說泄柳申詳者蓋為此也其意實重在子思邊耳

尹士語人曰章總旨　翼註曰尹士譏孟子與孟子自

明俱重在濡滯一邊

尹士語人曰節　賚合註曰尹士之譏爲其三宿而譏雖或言不明或言干澤不過即前日來齊之失以形今日濡滯之失

夫尹士惡知予哉節　張彥陵曰看千里見王是予所欲即迹涉干澤予皆不計至於不遇故去予不得已則心誠不忍速去敢以濡滯爲嫌

予三宿而出晝兩節　張彥陵曰孟子主意在安天下

上王由足用為善實思所以用齊王耳故三宿出晝尹士謂其濡滯孟子則猶以為速尹士謂濡滯在三宿而後出晝孟子則謂既出晝之後此心猶不舍王王如改諸句是述予心猶以為速之意王由足用為善是述豈舍王哉之意　蒙註曰王如用予至舉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為善也　況無回曰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利之習若說有甚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節　李袞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亦是要君好的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為天下連自家濡滯之迹都不計較以此對看所以為小

士誠小人也節　翼註曰小人即小丈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畧異　湖南講曰不特貪戀富貴的是個小人即愛名節的亦是小人　又曰問謂愛名節的亦是小人雖為貼士誠小人句然恐太輕了名節曰

名節須有辨世間沒有空空的名節原從救世起世道救不來輕則辭爵祿而去重則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只得成了名節則名節為可重若救得世來更須委曲以斡旋方是大聖大賢作用乃不顧世道顛危只求完自已名節聖賢心腸斷不忍出此然為魯男子易為栁下恵難則又在人之度徳量力如尹士者亦未可盡非也

充虞路問曰章總旨　張彦陵曰明良遇合自有常期

數已符其期而遇不我值有心濟世者其遇愈窮其念愈切矣其不豫也固宜要之此念從畏天悲人而發則其所爲不豫者此是餘意正其所爲不怨不尤者也若泄泄然坐視其亂而諉之於數曰此天也此人也則雖托名不怨不尤其怨尤實深耳豈天生聖賢之意哉

充虞路問曰節　苣山張氏曰充虞誤認不豫爲怨尤彼一時節　張彦陵曰時分彼此只以充虞聞見時言

濮貞菴曰彼一時此一時非謂前日是平居論道之時今日是不得行道之時謂前日所論之時正論君子脩身者言之凡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只反求諸已而已今日所遭之時則天命人窮於此而決非止一身之事吾得不為吾道悲乎然亦此憂時之感原非有所怨尤也　賽合註曰天固不可怨而天命實足悲矣人固不可尤而人窮實足憫矣　或問孟子彼一時此一時不知此時何以又合有怨尤能

不動心否湛甘泉曰不怨不尤聖人之心學也心學

何分彼此稍涉怨尤便是動心安得為心學孟子蓋

指豫與不豫而言不豫公而怨尤私不豫大而怨尤

小其迹相似而其情則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節　張彥陵曰五百年節重王者

上蓋有聖人出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名世

者惜無王者興以為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

下文方見

由周而來節　按時數只平說自妙不必串　註云亂極思治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詐力久用則必絀戰征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著想方合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節　註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者有二說一說彼一時當樂天則不怨不尤此一時當憂世則有不豫色所以為並行不悖一說樂天即在憂世之時二說可兼用前說是以

彼一時兩句與五百年兩節對看出也後說是以五百年兩節與末節對看出也　吳因之曰孟子班爵一章便是封建的梗槩為國一章便是井田的梗槩啟口容聲皆唐虞三代之畧故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　按彥陵謂通章見孟子憂世之心樂天意不必攙入為此說者於末節吾何為不豫哉下補一轉語云唯其不然故不免於不豫耳此節正是解所以不豫之故賽合註翼註俱從之然殊牽強不合註

仕而不受祿章總旨　賽合註曰據總註云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則通章俱只重不受祿看為是不可以未節為不去之由與不受祿並重總見得去齊我志而久于齊非我志此其所以不受祿也　按翼註脈俱如此看

仕而不受祿節　翼註曰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

問

於崇吾得見王節

繼而有師命節　翼註曰過至第三節止用但因二字不必云乃所以不去齊又何故哉　張彥陵曰志不欲留齊而復受其祿便是苟祿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祿便為他羈縻也　或問一見思去又何出晝之遲遲況無回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亦不肯丢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之家法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二十七